

74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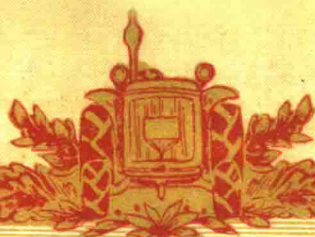
苏联烏斯特拉巴 机器拖拉机站

蘇聯農藝師 弗·科爾尼洛夫著

施

慶

譯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5
632
417
K2

5
47632 74728
2417
K·2

蘇聯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

蘇聯農藝師 弗·科爾尼洛夫著

施 勤 譯

(蘇聯駐華大使館新聞處特稿)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哈爾濱

蘇聯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

蘇聯農藝師 弗·科爾尼洛夫著

施 勤 譯

(蘇聯駐華大使館新聞處特稿)

※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裡電車街九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 0 0 1 號

哈爾濱鐵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黑龍江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印張12/16·字數 1,500

一九五六年六月哈爾濱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六月哈爾濱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700

統一書號: T4093·32

定 價: (5)0.09元

目 錄

一、機器拖拉機站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1)
二、勞動組織	(6)
三、勞動支付	(11)
四、機器拖拉機站按計劃工作着	(15)
五、機械工作者提高着他們的熟練程度	(19)

一、機器拖拉機站是這樣 建立起來的

在克拉斯諾達爾市中心，在周圍叢生着老楊樹和金合歡的市立小公園裡矗立着一塊大理石板。晚上從大理石板附近的雪白的圓柱上放射出燈光，我們從遠處就能看到大理石板上寫着的“光榮板”幾個大字。在這光榮板上用金字寫着克拉斯諾達爾邊區的幾個企業——集體農莊、國營農場、機器拖拉機站的名字。這些都是最優秀的企業。全邊區都以它們的成就而驕傲，都在向它們學習，學習它們的工作經驗……

克拉斯諾達爾邊區的最老的機器拖拉機站——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的名字早已掛在光榮板上了。這機器拖拉機站是在二十五年前組織起來的，那時在庫班剛開始建立集體農莊。不論戰前或現在，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連年參加着蘇聯農業展覽館。

郊區列車越過廣漠無垠的麥田，駛過許多為樹木包圍着的車站。在離克拉斯諾達爾市七十公里的地方，在快要到達流入寬闊的庫班河的拉巴河河口地方，有一個烏斯特拉巴小車站。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的莊園就座落在離車站不遠的地方。從很遠的地方就能聽到機器拖拉機站發電站發動機的有節奏的轟響聲，牽引着各種聯合收割機的重大的履帶拖

拉機的轟鳴聲。滿載鐵桶的汽車不知要開往什麼地方。不斷有穿着沾滿油漬的工作服的拖拉機手、工作隊長、聯合收割機手們乘着機器腳踏車來到機器拖拉機站的辦公室。到站長或總工程師辦公室裡稍微停留一下之後又騎着機器腳踏車走了。一切景象都表明已經來到了繁忙的時候了，收割快要開始了，人們像準備戰鬥一樣準備着收割工作。

我們未曾遇見機器拖拉機站站長。他不知到哪一塊田地裡去了，他回到莊園的時候已經黑天了……

一個身強力壯的有着寬肩膀的中年男子坐在我們面前。在他那滿滿灰塵的暗綠色的上衣上有一顆蘇聯英雄的金星在閃閃放光。在戰爭的日子裡他用木排在敵人砲火下渡過了德聶伯河，強渡了維斯拉河，為自己的砲兵連掃清了通往柏林的道路。現在，在復員後他領導着機械工作者大軍、領導着田野的近衛軍……

機器拖拉機站站長弗·斯特里若克給我們講述了機器拖拉機站的最初的情況。那時他是連結員和拖拉機手，在集體農莊田地裡耕出了第一條壟溝。這從前的拖拉機手興緻勃勃地談論着，給我們看了日記和照片。一張照片上有斯特里若克和一群圍着拖拉機的同村人。烏斯特拉巴站的居民那時第一次看見拖拉機。有的人懷疑，有的人高興地看着鐵馬，用手摸着發動機。

“到一九三〇年初在烏斯特拉巴區組織了三十多個集體農莊，共有土地六萬公頃”，——弗·斯特里若克說。“而我們的機器拖拉機站那時大約只有二十台馬力小的拖拉機，就是說一台拖拉機要耕三千公頃土地（機器拖拉機站現在每

一百五十公頃土地就有一台假定十五馬力的拖拉機)。我們的拖拉機只能耕種集體農莊土地的一小部分。各集體農莊對拖拉機耕地的優越性看得非常清楚。用拖拉機耕二十五公分深的田地的產量比用馬耕的田地的產量多半倍到一倍。一九三二年春季，布瓊尼集體農莊的莊員們在他們的全體大會的決議裡寫道：“我們需要更多的拖拉機。拖拉機耕地耕得深、快，能使土地獲得豐收。我們集體農莊方面要為城市生產更多的糧食，以便能使製造拖拉機的工人們吃得飽……”

“集體農民們對拖拉機在發展農業中的作用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弗·斯特里若克說。“但我們這裡也曾發生過錯誤。當人們看到了用拖拉機耕地比用馬耕地優越的時候，有的集體農莊主席認為馬匹已經沒有用了。因為機器代替了馬匹。於是對馬匹就不太關心了，個別集體農莊開始出賣馬匹。富農們因為他們敵視集體農莊制度曾企圖利用這些錯誤的情緒。他們一方面消滅耕畜，另一方面就破壞和損壞機器，企圖阻止機器到田地裡去工作。所有這一切為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造成了極大的困難。然而機器拖拉機站和集體農莊用團結的工作逐步地克服了這些困難。

國家越來越多地往機器拖拉機站發送來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器，其中有複雜的聯合收割機。由於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的不斷增加又產生了掌握這些機器的困難。培養熟練的幹部的問題成為最迫切的問題了。

機器拖拉機站把掌握機器的問題當作最主要、最迫切的問題來着手解決了。

“我們曾在困難條件下學習”，弗·斯特里若克說。

“我們白天在田地裡工作，而晚上就聽機器拖拉機站主任機械師的講演報告。主任機械師是富有經驗的工程師，是由市裡派到機器拖拉機站來工作的。在學習的時候我們詳細地分析了機器發生故障的原因，為什麼會發生故障。

當第一批聯合收割機來到機器拖拉機站的時候我們會派兩名經驗豐富的機械工作者到羅斯托夫市農業機械製造廠裡去學習。新聯合收割機手們訓練了自己的同伴們用聯合收割機工作

一九三三年我們的機器拖拉機站在各集體農莊裡完成了耕地、耘地、耙地、播種和收割等各種工作。但機器拖拉機站總也不能充分地以農業機器為所有集體農莊服務。產生了一個問題——繼續擴大現在的機器拖拉機站呢，還是在本區裡再建立幾個機器拖拉機站呢？”

“我們曾建議再建立兩個機器拖拉機站以便幫助我們不能充分服務的集體農莊”。弗·斯特里若克說。“我們不得不往遠離機器拖拉機站八十——九十公里的集體農莊派拖拉機。這增加了拖拉機的往返行程，為組織工作造成了困難，影響了對耕地工作質量的不斷的監督。我們的建議被採納了。不久根據政府決定在烏斯特拉巴區又建立了兩處機器拖拉機站。我們機器拖拉機站服務的集體農莊的數量少了一半。耕地面積一共有二萬四千公頃，而從前則為六萬公頃。後來幾個集體農莊合併為兩個大集體農莊，一個是‘庫班’集體農莊（有耕地一萬三千公頃），另一個是‘紅十月’集體農莊（有耕地一萬一千公頃）”。

到一九三五年的時候，我們的機器拖拉機站已經有五十

台拖拉機，十六台聯合收割機，大量的、效率高的脫穀機、播種機、技術作物行間工作用具了。

同時機械工作幹部也成長起來了。拖拉機由於技術上的缺點而發生的停工現象大大減少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

在這些年裡，機器拖拉機站大大加強了改進播種工作質量，爲在集體農莊田地裡實行先進農業技術方法的鬭爭。在田野營裡、在俱樂部裡、在集體農莊辦公室裡，可以經常看到“在機械工作者們的光榮的隊伍裡沒有做廢活的人的位置”，“做廢活的人是敵人的幫手”，“要用豐收來幫助國家，耕地要耕到規定的深度”等標語。

規定工作質量不好的機械工作者沒有任何報酬地進行返工。在機器拖拉機站同各集體農莊簽定的合同中的個別條款，規定了應完成工作的質量，根據合同規定集體農莊要求機器拖拉機站高度質量地工作。結果，產量每年不斷地增加着，田間工作的手工勞動大大減少了。

機器拖拉機站的農業機器在集體農莊的田地裡獲得了鞏固地位。這些機器成爲爭取豐收的決定力量了。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所服務的兩個集體農莊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的十年內的播種面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糧食總產量增加了一倍的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同時用在田間工作的勞動力減少了十分之九。兩個集體農莊的耕地、耙地、播種以及收割等工作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用機器拖拉機站的機器來進行的。假如一九三五年這機器拖拉機站在各集體農莊完成十至十五公頃工作時，那麼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經能完成四十公頃了。

現在這機器拖拉機站在集體農莊裡完成着一百多公頃的工作。因為從田間工作中騰出了大量人力，集體農莊就能夠把這些人調到集體農莊的飼畜業、果園業、蔬菜業等部門去。集體農莊的這些部門開始迅速地發展起來。現在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所服務的集體農莊的牲畜數量比成立集體農莊前多二倍半了。果園和漿果園比集體化前多四倍了。

我們簡單地講述了機器拖拉機站是如何建立和鞏固起來的，它給集體農莊村莊帶來了什麼。下一次我們談一談機器拖拉機站的勞動組織、勞動支付制度、計劃等問題。這能幫助了解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的目前的工作情況，它如何為進一步發展集體農莊、為完成黨在農業方面的重要決議而奮鬥着。

二、勞 動 組 織

從機器拖拉機站站長和為該機器拖拉機站所服務的“庫班”和“紅十月”兩集體農莊主席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了集體農莊田間工作隊的總數量是與機器拖拉機站的拖拉機工作隊的數量（一共有十三個拖拉機工作隊）是相同的。

“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經過深刻研究而建立的一種勞動組織方式，這種方式是服從機器拖拉機站有計劃地、全面地為集體農莊服務的利益的”。機器拖拉機站站長向我們解釋說。

為集體農莊的每一個田間工作隊都固定了用各種農業機

器裝備起來的機器拖拉機站工作隊爲它服務。爲每一個田間工作隊固定了一千五百到二千公頃耕地。

每一個拖拉機工作隊都有履帶式拖拉機和車輪式拖拉機，自行聯合收割機和牽引聯合收割機。在組織拖拉機工作隊時曾考慮到了集體農莊的每個工作隊的一些特點。比如說配屬給果園工作隊的拖拉機工作隊，就一定要 有窄幅的“X T 3—7”型果園拖拉機。在有葡萄園的地方，就往那裡最少要派一台強大的“C—80”拖拉機 這種拖拉機能深耕六十到七十公分。每一個拖拉機工作隊都由一名隊長和兩名隊長助手來領導。

我們曾到過第一拖拉機工作隊。該隊是由工作十多年的富有經驗的老機械工作者華·克拉斯諾庫特斯基領導着。一直從春初起全工作隊的五十多人（聯接手也在內）都住在離中心莊園十公里遠的田野營裡（其他工作隊的田野營離機器拖拉機站三十公里或更遠的地方。機器拖拉機站用無線電保持同各工作隊的經常聯系）。

在機器拖拉機站的田野營裡或在田間宿營地，都有堅固的石造房屋作爲機械工作者們的宿舍。在石造房屋旁邊有小俱樂部 and 食堂，再稍遠一些地方就是停放機器的遮棚、馬廄，在馬廄裡飼養着集體農莊發給拖拉機工作隊運輸油脂燃料的馬匹。馬廄旁邊就是集體農莊機械化打穀場和在夏季從事田間工作的集體農民們住的房屋。同任何一個村莊一樣，每個庭院的周圍都長着金合歡、楊樹、槭樹。宿營地的莊園用活的籬笆——樹林圍繞着。

我們在俱樂部裡遇見了工作隊長，他正在碰頭會——五

至十分鐘的會議上發言。他們每天在開始工作前都舉行這樣的會議。工作隊長分析了他們昨天計劃的工作中的缺點。他談到了最近三個月來第一次發生的事件，那時拖拉機手伊·謝苗諾夫不會單獨地發現自己拖拉機的毛病，這台拖拉機長期在工作中發生停工現象，超額消耗了許多液體燃料。只需清除蒸發器（把液體燃料由液體變為微塵狀的機件）上的積碳後它就能很好地加溫，開始正常地工作了。在會上他還表揚了富有經驗的拖拉機手尼·普里霍吉柯和其他許多人的有益的主動精神。他們在往柴油拖拉機上添油前，一定用綢布或卡波隆（蘇聯一種含酰胺纖維）過濾，這大大增加了發動機的耐久性。工作隊長告訴大家明天將研究在方形簇種播種機上工作的兩位播種機手們的先進工作經驗。

在開過會之後，華·克拉斯諾庫特斯基把我們向田野工作隊長馬·郭斯特里科夫作了介紹。我們提出了拖拉機工作隊長和集體農莊工作隊長是否經常見面的問題，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回答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就像聯合收割機同拖拉機一樣，夏天經常聯接一起……”

隨後，他們給我取出畫着格的，上面寫着很多工作名稱的一張紙（一句工作計劃），這些工作應由這兩個工作隊共同努力來完成的。這一文件是由機器拖拉機站站長和集體農莊主席共同簽字的，是田間工作隊和拖拉機工作隊一定要執行的。

拖拉機工作隊的一個平凡的勞動日開始了。除了監督計劃中規定的工作外，工作隊長還要解決在工作過程中突然發生的許多問題。第二班的拖拉機手米·祖鮑夫患病了。誰來

代替他呢？這台拖拉機的一級拖拉機手在第一班裡工作，他同意連續做兩班的工作。“不行，這樣他太疲倦了”，——工作隊長這樣想道。他向自己的助手 米·庫祖別爾德說：

“你替祖鮑夫的工作吧”。於是他立刻就解釋說：“我們爲使拖拉機一分鐘也不停止工作而努力。工作隊內的全部勞動組織也是保證拖拉機不停地工作。我們盡力使每台假定十五馬力拖拉機的每年工作量達到七百五十——八百多公頃鬆軟土地，而定額僅爲五百公頃。機械工作者們的高度熟練程度，善於保養拖拉機，組織兩班倒——這一切都幫助我們達到這一目標。”

有一台拖拉機轟響起來了。工作隊長有些緊張起來了。

“這大概是列夫前柯，”他大聲說道。我們來到院子裡。果然是列夫前柯。工作隊長叫拖拉機停下來，給予了拖拉機手指示。隨後就向我們解釋說：“這是一台新拖拉機非常有力。不過在第一次檢修後就去進行中耕去。而把已經舊的拖拉機我們昨天不得不調去做翻耕工作。把强有力的拖拉機派去做比較重的工作，而把舊的派去作比較輕一些的工作，這樣調動是比較合適的。”

我們提出了工作隊在巨大工作量的情況下，如何保持更多的拖拉機的完整的問題。工作隊長沒有直接回答我們的問題而打開了一本很厚的筆記本。這是一台拖拉機的田間工作日誌，是每一台拖拉機的工作證。在這日誌本裡記載着每一台拖拉機在一天內做了哪些工作，消耗了多少液體燃料。

“可是我把這工作日誌變成了一種病誌。”工作隊長繼續說。隨後他又解釋說：“醫生在病誌裡一定要寫上爲病人

採取哪些治療方法，曾進行過哪些療法……看，我也是這樣做的。不論更換如何細小的零件，不論發現什麼樣的毛病我都記在日誌裡。在任何時候打開拖拉機的“病誌”時，我都能講述它的“病”歷，而且立刻就能決定如何處理。經驗證明，以關懷的態度關心拖拉機的“健康”能決定工作的順利進行。

在俱樂部裡我們遇見一位剛從田地裡回來的青年婦女。她是機器拖拉機站的農學家瑪·郭列諾娃。原來在庫班這地方幾乎在每一個田間工作隊裡都有機器拖拉機站的農藝師。例如在“庫班”集體農莊的七個田間工作隊中的五個田間工作隊有機器拖拉機站農學家，“紅十月”集體農莊的六個田間工作隊都有機器拖拉機站的農學家。在集體農莊的工作隊裡還有機器拖拉機站的畜牧學家、獸醫或醫師、機械師等工作着。

我們回到機器拖拉機站的莊園的時候已經很晚了。表面上一個工作日結束了，然而生活並未停頓下來。我們走進一所高大的石造房屋——機器拖拉機修理廠。這修理廠一共有裝配、鍛工、發動機修理、試驗、電焊、工具、安裝等十三個車間，許多車間的修理工們還在工作着。他們決定不完成一天的工作不離開修理廠。

在下一篇通訊裡我們談一談機械工作者們的勞動支付。

三、勞 動 支 付

我們同機器拖拉機站的老聯合收割機手阿·馬赫諾夫談話的時候，曾打聽了他的工資收入和生活狀況。

馬赫諾夫想了一想說：“最好到我們家裡去看看，到那裡再談吧。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要聽一聽，最好要親自看一看……”

我們走出機器拖拉機站莊園的大門，穿過一個小廣場，來到了烏斯特拉巴鎮的寂靜的街道上。相仿的白色的瓦蓋小房，都隱沒在高大的菩提樹和繁茂的花園的綠蔭裡。

“這就是從前沒有房子住的僱農阿烈克塞·馬赫諾夫的住宅”，他很驕傲地說：“請到屋裡坐吧。”

從阿·馬赫諾夫的談話中我們知道他的這座有五個房間的傳房是在他成為聯合收割機手以後建築的。他的工資是非常優厚的。只在去年收穫的時候他就收入了七千多盧布現金和四噸左右的穀物，他在冬季裡從事修理工作的收入還不計算在內。他繼續說：“是的，我們的勞動報酬不是經常這樣高的。開始的時候報酬額是比較少的，因為那時國家正經受着巨大的困難。我們都相信，只要把集體農莊鞏固起來，給國家生產更多的糧食的時候，我們才能够過更富裕的生活。這樣的日子終於來到了……”

阿·馬赫諾夫告訴我們說其他機械工作者的生活也很好。

他還談了他當父親的幸福。他的女兒葉卡傑林娜在農業學院畢業後回到故鄉來了。她現在是機器拖拉機站的農藝師，他這老聯合收割機手也得聽取他女兒——有學識的農學家的建議了。他結束談話時說：“我的幸福生活不僅是我獲得了許多盧布的錢和許多噸的糧食。這是我的孩子們的幸福，這是在機器拖拉機站幫助下鞏固起來的集體農莊的富裕，這是我從前的僱農，昨天還是一個僅能操縱木犁的普通農民掌握了複雜的機械工作者的職業……”

聯合收割機手、拖拉機手以及其他用各種機器工作，夏季在田間工作，冬季主要是在修理廠裡工作的機械工作者們的勞動報酬是按什麼辦法、什麼原則支付的呢？

烏斯特拉巴機器拖拉機站大約有二百名拖拉機手，一百五十名聯接手，十三名拖拉機工作隊長，二十六名隊長助手，十三名統計員——上油員，一百多收割機手和他們的助手，大約有二十名鉗工、車工、鍍錫工、鍛工、司機，十五名裝配工。此外還有十三名編制內的農學家，七名飼畜學家，六名機械師（兩名管理農業機器的機械師和四名駐工作隊機械師），五名獸醫、衛生員以及會計和其他事務工作人員。

機器拖拉機修理工廠工人（鉗工、車工等）的勞動報酬像所有工業企業一樣，按着所製造和修理機件的計件單價來支付的。機械師、農藝師、飼畜學家、獸醫、汽車司機、事務人員們則領取固定工資。

在季節性的工作的時候，勞動日是衡量拖拉機手、拖拉機工作隊長和他們的助手，聯合收割機手和助手、聯接手們

的勞動質量和數量的主要單位。例如“C—80”型的強大拖拉機的拖拉機手在一個班內耕完了十五公頃的定額時，就給他記七個勞動日。中等馬力的履帶式拖拉機的拖拉機手完成一個班次內的定額時算五個勞動日，用輪式拖拉機完成定額時算四個勞動日。假如拖拉機手因某種原因未能完成定額時適當地減少他們的勞動日。聯接手的勞動日數按拖拉機手工作的勞動日數的百分之七十五計算，聯合收割機手和助手的勞動日按着收割面積來計算，拖拉機工作隊長的勞動日數按着他領導的工作隊的拖拉機數量和拖拉機班次的數量來計算。

此外，由於拖拉機工作隊隊員按期完成季節計劃（方形簇種、準備飼料等）還給他們附加勞動日數。由於他們及時地和高度質量地完成以方形簇種方法進行的播種計劃時，除了他的固定的勞動日數外，還給他們附加總勞動日數的百分之四十的勞動日。

機器拖拉機站對拖拉機工作隊工人們獲得的勞動日給予現金和最低數量的糧食的報酬。工作隊長和他的助手們的每一個勞動日能獲得五盧布現金的報酬。聯合收割機助手——四盧布，聯接手——二盧布五十戈比。機器拖拉機站給拖拉機工作隊的工人們每月清算一次現金工資。

勞動日的穀物報酬一年發兩次：在十月一日前發給上半年的勞動日報酬，在年末前發給其餘部分。發給每個勞動日報酬的最低數量的糧食為三公斤。然而假如未完成生產量計劃任務時，最低數量的穀物報酬減少到二公斤。

機器拖拉機站除給機械工作者們以勞動日現金報酬和穀